



兰州水烟：一个作坊的复活

烟情结的南方商人不远万里来到西北内陆的水烟之乡——榆中，决心在原址上恢复生产。“作为江苏沿海的一位渔民子弟，我可以证明，兰州水烟在江苏沿海一带有相当庞大的消费群体。”回笼资金、招聘工人、疏通客户，2012年1月，沉寂了5年的水烟作坊里重新传来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一个作坊复活一个记忆

龚赞榜的工厂基本上恢复了古老的工作式手工生产，继续沿用“甘、太、榆、金、川”商标，厂房、设备都是40年前的老家当，工人都是原国营厂的老职工，配方依然是传统配方。陆立荣是原榆中水烟厂职工，14岁便跟随父亲到烟厂当学徒，一干就是40个年头，国营厂破产后，他回家当了一名地道的农民，但40多岁的老本行一直没有丢，直到去年底被现在的水烟厂返聘。

12月12日，记者来到榆中县金崖镇的尚古城村，烟厂院子里堆放着很多烟叶。进入车间内一股浓浓的烟味扑面而来，里面一片繁忙景象。20多名工人分成两人一组，用木刨子推削压成大捆的烟叶。老人沈才仁说，他原来就在榆中县水烟厂推烟，后来厂子破产了，现在水烟厂又开始生产，他和同事们重新回来干老本行了。他说，一大捆压紧的烟叶约有1000斤，他们得推20天左右。

烟厂盘活了，烟匠就业了，烟叶种植面积一年间增加了三至四倍。去年，烟叶收购价一度达到每公斤10元的历史最高点。截至12月13日，兰州泰和水烟厂累计生产水烟50万公斤，生产总值120万元，实现利税60余万元，产品主要销往江苏南通、浙江温州、福建宁德等地。

一个遗产传承一种文化

据史料记载，榆中境内的青城地区，宛川河流域的金崖、来紫堡、夏官营等乡村多淡栗色粉砂质土壤，肥土层深厚，含有丰富的石灰质和钾元素，自古就是甘肃黄花烟主产区，也是兰州水烟最主要的优质原料种植基地，民国时期，榆中烟田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3%，烟叶产量达全国总产量的67%。

烟叶种植和水烟加工经营使榆中青城兴盛达200多年，青砖绿瓦、雕梁画壁的高堂华舍比比皆是，求学出仕、舞文弄墨的社会名流层出不穷，成为名噪陇中的富饶繁华之地。2007年，兰州青城水烟制作技艺被列入我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据榆中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人彭巨彦介绍，从明末清初到上世纪80年代，水烟对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产量、交通、经营、体制等因素的制约，昔日的水烟帝国早已不再辉煌，未来，榆中将着力开发水烟文化，将非遗保护与地方旅游经济结合起来，吸引社会各界力量加入水烟产业的开发、复兴。

童年“烟”事

■ 曾湘林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村里来了社教小组，那几年，县里正大力扩大烤烟种植规模，社教小组在对全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还号召农民拿出好田好土连片种植烤烟。开始大家都不能接受种烤烟，说种粮食至少能够保证不饿肚子，若是烤烟欠收成，赚不到一分钱不说还得倒贴煤炭钱。在社教队员们反复跟群众对比种粮食和种烟叶产生的收益并保证大家有钱赚之后，许多人才犹豫着将一些田地拿出来种上了烤烟。

“营养圈”与“地老虎”

因年代久远，种烟的许多的细节都忘记了，只记得工序很多、很累，记忆最深的就是做“营养圈”与捉“地老虎”了。翻地、打垄是大人们的事，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是帮着做“营养圈”（材料准备：一根细直的杉木棍、一个普通的白酒瓶子、一捆干净的稻草和一堆粘稠适度的泥巴），先是将杉木棍插入酒瓶子用绳索横着固定在树上，然后将6-10根稻草搭在泥堆上，用手抓一把泥按在稻草上面，另一只手轻轻地一抽，然后再将沾满泥巴的稻草缠绕在酒瓶的瓶腰上，一个营养圈就出来了。一天下来，虽然满身都是泥，但在那个电视机和电视节目都匮乏的年代，伙伴之间做“营养圈”比赛看谁做得好做得快，倒是给童年生活平添了几分乐趣。

与“营养圈”相比，对付地老虎就要难得多了，那家伙白天隐蔽在杂草、土堆里睡觉，晚上才出来活动。普通药物效果不是很好且容易伤及禽畜，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工捉拿。记得那段时间我和弟弟总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每人拿个小瓶子和一根小细棍，只要烟株周围发现有松动并微微拱起的新土，一棍子下去准是一只地老虎，一个早晨下来每人都能抓上半瓶子。如此几天下来，虽然腰酸背痛，但想到既除了害虫又为家里省了几把喂鸡的米，成就感便油然而生。

烤烟

烟叶成熟的时候，村里一般是男女老少齐上阵。主要劳动力们去采摘烟叶，老人则带着孩子在家扎杆。所谓的扎杆就是用纳布鞋底用的细线将生烟叶缠绕在一根长约四尺的杉木棍上，每到这个时候我的心情总是不太好，因为每扎一次烟，手掌上总要留下一层厚厚的黑色油污，既刺鼻又难洗。

烤房是用土砖砌成的，高约4米，顶上开着天窗，贴着地面有两排传热用的陶制管道。烤烟时将扎好的烟杆分三层挂在里面。对于我来说，烤烟时最难忍受的事就是上烤和下烤，上第一烤烟还好，下面没生火，里面的温度和外面差不多，可接下来的每次出烤和上烤，烤房里都热得让人几乎窒息，而我每次都得跟着父亲进烤房忙几个小时，那股难受劲至今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

卖烟

附近几个村的联合收购点就设在邻居家，每年开称之后，他们家就变得热闹非凡，门前经常是天还没亮就排起了长队。收烟的顺序以收购点工作人员发的号码为准，烟农之间有时为了争个先后而争得面红耳赤，甚至相互谩骂、扭打，当然，这种事少有发生，因为都是乡里乡亲的，多数人都是通过拉家常来消磨等待的时间。

父亲去卖烟的时候，我总是跟在后面，一方面是因为收购点经常有卖西瓜的，另一方面是想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热闹气氛。每当验到我家烟叶的时候，我的心情就跟听老师念考试成绩一样，希望自家的烟能评个好级别。

我家的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着，直到我初中毕业。那些年里，卖烟的收入支撑着家里大部分的日常开销，烟叶在我眼里就是学费，就是过年的新衣裳。之后，全国兴起了进城务工热，加上母亲身体总是不太好，父亲便打点行囊和人去了广州，从此，我告别了我的“烟农”生涯。

后记：经过近20年的发展，家乡的烟叶生产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组织与管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次回家我都有新发现，先是温室大棚代替了“营养圈”，烟农卖烟不用再排队，接着是田里出现了机耕道，有了井陌相间浆砌石毛渠，再后来就是密集型卧式烤房取代了土砖立式烤房，乡道路面也实现了硬化。随着种植劳动强度的降低和收益率的提高，家乡群众的种烟热情又一次高涨了起来，涌现出一批种烟大户与能手。邻居掰着手指给我算了一笔账，去年他家共种植烤烟100亩，除去各项开支成本，净收入十几万元。

拥有《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的水烟生产厂家，其前身是成立于1956年、由24家老字号烟坊公私合营组成的榆中水烟厂。上世纪90年代，由于水烟市场萎缩、管理体制落后，基础设施陈旧等原因，盛极一时的国字头企业负债累累、举步维艰，2007年，榆中水烟厂宣告破产。

“我去年底接手了这个厂子，一开始不懂生产经营，前三个季度企业是亏损的，10月份以来，原材料供应稳定了，销售渠道通畅了，这个月，我们的企业实现了自投产以来的首次盈利。”兰州泰和水烟厂负责人龚赞榜说。

龚赞榜是名温州商人，早年曾在浙江一带从事水烟批销，和当年的国营厂打了30多年的交道。2011年9月，这个有着浓厚水

我与控烟有缘

■ 谢丽娟

我曾长期从医，对吸烟与健康的关系自然是熟知的。我也曾经受过一些影响，使我对控烟更有所行动。有三件事我记忆深刻。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美国医学代表团来访，瑞金医院的徐家裕医生（后曾任院长）任翻译，由于他的口译十分流畅受到美方所赞赏，被指名参与回访美国的代表团成员。徐医生在回国后所作的出访见闻时讲到，美国的医学专家发现中方成员中有多人吸烟表示惊奇并说，你们中国的医学专家怎么不怕死啊！这中美双方对吸烟与健康的意识差异之大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件事，我在1985年夏进入市政府工作，市长办公会议在第六会议室，除正副市长、秘书长外，还有与会的部分委办局负责同志。每次会议开始，便有同志先分送香烟，各自点燃，边吸烟边讨论会议议题。待这第一支烟尚未燃尽，就有另一位同志分送第二支烟接燃，以后还有第三支……整个会议室烟雾弥漫，不吸烟的是少数，他们已经习惯于忍耐了，或者说是长期适应了。缺少忍耐是我的缺点之一，我只得隔时走出会议室透透气，但是透气后再回去更是感到难受。几次以后，我不易被认同。但今天不同了，不少人受到国

（包括吸烟者本人）的事提出意见和建议，于是在一次会议结束前向当时主持会议的江市长提出，会议室空气太差……可否有个规定，会议室内不能吸烟？江市长便说：“丽娟同志这个意见有道理……”虽没有说“同意”两字，实质上是支持了我的看法和意见。我便随即与市爱卫办副主任谢谷芬联系，要求尽快准备“请勿吸烟”的标牌。在此后的第三天，就在会议室的各张桌子上摆上标牌，并收掉所有的烟灰缸。吸烟的同志没有表示反对，不吸烟的同志则露出愉悦的神情，吸烟已成习惯的同志有时便在会议期间去室外过把瘾，会议室内能见度恢复正常。

不久，市政府有许多处室门上挂牌：“吸烟者请勿入内”；“本室为无烟室”等。影响逐渐扩大，即使在县里召开镇长的大会，县长能接受我的提议，县长在台上带头不吸烟并在开会前先告示与会者不得在会场吸烟。这不仅会场空气好，也避免了会场上互相递烟而污染环境。

第三件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卫生城市建设期间，大检查中将室内及至街头有多少烟头也属计分内容。当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敏章同志说：“敬烟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此话令当时听者感到有点新鲜，然而不易被认同。但今天不同了，不少人受到国

要烟区横跨中温带到亚热带。因此，结合气候、土壤等生态环境因素，充分发挥我国烟区生态环境多样性优势，科学确定烟叶生产区域的烟叶风格特色，深入研究特色优质烟叶的生态成因，充分挖掘不同特色风格的生产潜力，这是特色优质烟叶开发工作的题中应有之意。

近些年，我国烟叶生产发展迅速，但有些产区由于对区域土壤、气候等主要生态环境条件了解不够，使得一些烟区生产区域定位、品质定位、合理布局烟叶生产等工作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有些烤烟品种被错位种植在许多产区，使这些产区烟叶应有的风格特色无法有效地彰显。可以说，不在生态的基础上从事烟叶生产，结果是事倍功半，甚至很难搞出特色优质烟叶来。

当然，生态是难以复制的，生态不可以改变，但我们可以选择生态，充分利用生态。还以茶为例，有经验的茶叶种植者在实践中发现，铁观音种植的最佳位置是坐东朝西，因为露水久而日照长；还有一些种植者则采用“穴种”的方法，即在山林中单独开辟茶园，保持周边的原生面貌，茶树处于半野生状态，使茶树与其他植物协调共生。在烟叶生产中，我们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烟叶

产区开始结合本区域生态条件深入开发本土烟叶的特色风格。例如，针对不同的烟区气象、植烟土壤养分等状况，选择最能彰显特色风格的烤烟品种，制定不同烟叶生产技术方案。据了解，皖南烟叶特殊的焦甜香风格就是根据生态条件尤其是土壤类型（含沙状况）而开发出来的。一些研究表明，河南烟叶主产区七八月份的光温条件是浓香型烟叶形成的优势生态因素，将烟叶成熟期与这段特殊时期的生态优势结合在一起，烟叶的浓香型特色会更加突出；福建5月份的温、光照条件可能是成就福建“清香型”特色优质烟叶的关键因子，而7月份太强的光照和太高的温度不利于烟叶风格的彰显。

有人说，一壶好的铁观音，集中了“天、地、人、种”四大要素，以致产生无可名状的“观音韵”。对于特色优质烟叶开发来说，同样需要这种“天时地利人和”，要选择具有生态优势的产区，充分利用好优势产区的特色生态，坚持“良区、良种、良法”的原则，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对科学种植的进取之心，唯有此，我们才能开发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烟叶，这不仅是一方水土一方“烟”，而且是各方水土都能出“好烟”。

一方水土一方“烟”

■ 吕玉敏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产品和人一样，不同的“水土”孕育出不同的农产品。比如，盐碱地上不适合种粮食，却可以种棉花；沙土地上不适合种水稻，却盛产花生。即使是同一品种的农产品，不同区域的地理、气候等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其品质的形成。比如，福建安溪“铁观音”茶叶闻名遐迩，内安溪山区与外安溪地区相比生态条件就更好，内安溪高海拔、云雾多、日光漫射、紫外线强，所以生产的铁观音香气要得多；武夷山的岩茶地域性就更明显，只有生产在武夷山的山峰峡谷地带的茶才会具备花香浓郁的“岩韵”。类似可举的例子，还有黄岩的蜜橘、莱阳的梨、烟台的苹果等等，其突出的品质都与生长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

可见，自然生态条件是孕育农产品特色品质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因素。农业生产必须要从生态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充分合理地利用好当地的自然条件，否则就会出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的情况，这将是很大的浪费。

烟叶生产，同属农业生产范畴，农产品地域性的特点，也是特色优质烟叶开发所遵循的基本思想。烟草种植的自然生态，包括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等，是烟叶风格特色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我们知道，世界著名的烟叶产区津巴布韦正是充分利用境内一些地区的土壤沙粒含量高，日照时间长、光照强度大，气温平稳、昼夜温差大，降雨集中、水分利用率高等这些优越的生态条件而形成独特烟叶品质。我国烟叶产区分布广泛，遍布平原、丘陵和山区，从海拔几十米到2000米均有烟草种植，烟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主

产区开始结合本区域生态条件深入开发本土烟叶的特色风格。例如，针对不同的烟区气象、植烟土壤养分等状况，选择最能彰显特色风格的烤烟品种，制定不同烟叶生产技术方案。据了解，皖南烟叶特殊的焦甜香风格就是根据生态条件尤其是土壤类型（含沙状况）而开发出来的。一些研究表明，河南烟叶主产区七八月份的光温条件是浓香型烟叶形成的优势生态因素，将烟叶成熟期与这段特殊时期的生态优势结合在一起，烟叶的浓香型特色会更加突出；福建5月份的温、光照条件可能是成就福建“清香型”特色优质烟叶的关键因子，而7月份太强的光照和太高的温度不利于烟叶风格的彰显。

有人说，一壶好的铁观音，集中了“天、地、人、种”四大要素，以致产生无可名状的“观音韵”。对于特色优质烟叶开发来说，同样需要这种“天时地利人和”，要选择具有生态优势的产区，充分利用好优势产区的特色生态，坚持“良区、良种、良法”的原则，怀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对科学种植的进取之心，唯有此，我们才能开发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烟叶，这不仅是一方水土一方“烟”，而且是各方水土都能出“好烟”。

